



為母校牙醫公共政策 研究機構催生

牙科是一門很專精的學問，即便是牙醫師本身，也未必能窺其全貌，所以要擬定牙醫政策時，不但要了解所有次專科的特性，各類型執業牙醫師的差別，也要對社會人文、經濟、會計、保險…等不同領域有相當程度的了解。我們一直希望成立牙醫政處就是想由專責機構中的同業來主導政策。政府目前雖然沒有類似的組織與人力，但近來有關於牙科的施政方針，還算尊重牙醫師團體的意見。

如果說牙醫師團體的意見是政策的重要參考，那麼參與意見的牙醫師成員們是否都已具備了前述綜合性的知識背景呢？是否都具有宏觀的視野呢？答案當然未必，我們肯定歷年來利用公餘時間熱心參與公眾事務的牙醫師同仁，在充分的政策辯論和集思廣益之下，建構了當下蓬勃發展的牙醫社群，不過總覺得還是缺少了那麼一點專業，一點在公共政策複合知識背景上的專業，這是令人遺憾，卻也不能長期加以忽視的。

牙醫師不是沒人從事公共衛生研究工作，只是多數已不屬於牙科範圍，以北醫校友為例，慈濟大學的藍忠孚校長、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的施文儀主秘、台大公衛研究所的陳秀熙教授，都是優秀的校友，但早已不再涉獵牙科事務。

針對有志於牙科公共政策研究的人士，是



否有再教育的管道？近年高雄醫學大學在黃純德教授、謝天淪教授的主導下，成立了口腔衛生研究所的牙科碩士在職專班，研究口腔衛生及公共政策。師資陣容固然可觀，學生素質也不容小覷。學生中不乏長期在公會、學會中投注心力的牙醫同仁，也有政府各級衛生機關掌管牙醫事務的公職人員，聲勢浩大，氣象萬千，相信不久的將來，在相關領域中會因為這批學有所長的生力軍而大有助益。

相對於高醫在公共政策領域方面的企圖心，位居台灣政經中心的母校北醫似乎沒有動作。我們可以理解的是，北醫曾經有過體質相當虛弱的一段時間，與10年前就已經有博士班及兩個研究所的高醫比起來，只有一個口腔復健研究所的北醫即使近年來的長足進展，仍嫌單薄。研究所要開班，在師資陣容、生師比例、樓地板面積都有一定的要求，或許北醫還沒有達到類似增設高醫這樣的在職專班，從事牙醫政策研究的條件。只是回首十幾年來北醫校友在牙醫政策的開創上披荊斬棘，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母校的學術支援機構卻沒有著落，相當可惜。

其實研究公共衛生及政策，最重要的應該是人才與人力，而不用昂貴的儀器和大型醫院的臨床支援，這應是最適合北醫發展的方向。

我們希望能找到一位合適的人選，有能力規劃課程並主持這方面的研究，在天時、地利、人和的條件下，一定會有一番成就。